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七回 第四節

老太太說道：「你結義的兄弟在此，汝二人先見過了面再說。」二少寨主一進屋中的時候，就是一怔，聞聽老娘說是結義的弟兄，白俊大怒，一伸手揪住賈明的沖天杵便打。傻小子喊道：「老太太快講情吧！」老太太見此光景，遂叫道：「白俊還不住手！結義的兄弟，剛一見面為何揪過來便打！」白俊見老娘攔阻，遂放了賈明，叫道：「老娘，他是誰的結義兄弟？」老太太說道：「你常提的蕭少俠客蕭銀龍不是此人嗎？」二少寨主說道：「他哪是蕭銀龍呀？豈有此理。」賈明一旁遂說道：「我叫金頭虎賈明，蕭銀龍是我結盟的兄弟。方才老太太問我，我把話說緊啦，老太太聽錯了。金頭虎賈明、蕭銀龍，音兒差不多，我的天倫是明清八義的結盟弟兄，排行在七，人稱鑽雲太保賈七爺，子不言父名，我天倫名叫賈斌久。」白俊說道：「誰問你啦？外面站著去！」賈明說道：「哪兒站著都行。」白俊又說道：「你要跑的時候，跑出三里地去，本少寨主也拿得著你。」賈明說道：「我也不跑。」婆子掀開軟簾，賈明站在外間屋，少爺問道：「母親呼喚孩兒有何事情？」老太太說道：「為娘這幾日因你天倫收留林士佩這一干人，林士佩小兒又盜了忠良爺的寶印。不久官兵到來，難免山破人亡，你的妹妹今年一十九歲，尚未字人，今天在花園中我與你妹妹閒話，鏢行來了五位少年，窺探亭中，俱都被你妹妹捉住了。為娘見這五個人俱都是俊品的人物，他們不拘哪位有沒定下親事的，為娘便將你的妹妹配與他，可是擇其賢者而配之。」白俊叫道：「老娘，此事關係重大，我的天倫正在盛怒之下，焉能允諾？」老太太說道：「豈能叫你天倫知曉？邪不侵正，不久九龍山必破，暫時先瞞著你的天倫。」白俊聞聽點頭稱是，叫婆子點上燈籠，在前引路，金頭虎跟隨二少寨主出了月亮門，來到花棚前，白俊直奔蕭銀龍而來，遂叫道：「蕭賢弟，哪一陣香風將賢弟你刮到後寨？」語畢，親解其縛，口中說道：「小妹妹愚魯不堪，望賢弟海涵。」又將黃三太、劉雲、屠士遠三人也解將下來。

蕭銀龍與眾人介紹。賈明遂說：「不假吧？準是結盟弟兄。」白俊鬧得也沒有話啦，口中說道：「賢兄多原諒小弟唐突了。」賈明說道：「不要緊，不打不成交。」介紹完畢，白俊說道：「銀龍賢弟且與劣兄到月亮門內有事相商。」這四位兄長且在花棚相候片刻。蕭銀龍遂與白俊進了月亮門。白俊說道：「賢弟你在家定下親事沒有？」銀龍是雪亮眼，透明心，一聽就明白啦，叫道：「二哥，小弟實不相瞞，我的妻是蓮花湖老寨主於豐恒之次女，名叫於銀鳳，我父與於老寨主哥兒倆是愛好結親。兄長要作一門親事，現有一門當戶對之人，談笑書生屠士遠，震九江屠祭屠大爺之子，明清八義的大爺。白老伯父是武狀元，可謂門當戶對。但是不能同著兄長去說，當面一駁，您的面子上不好看。」白俊說道：「賢弟玉成其事，盜印之事，家母能將我義兄羅文請出來，搭救忠良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二哥您且在月亮門內候一候。」蕭銀龍回到花棚，先將黃三太喚到一旁，細言白俊方才所說之話，二人商議已畢，轉身回到花棚。銀龍叫道：「屠大哥，方才咱們被擒，姑娘的本事您也看見啦？現在白伯母要將姑娘許配屠大哥。」屠士遠說道：「蕭賢弟何出此言？臨陣收妻該當何罪？」賈明說道：「別咬著腮幫子說硬話，一會兒瓢被人家摘了，就不咬硬啦！」黃三太說道：「賢弟這門親事作的，收妻事小，盜印事大。再說白小姐是大明末科武狀元之女，文武全才，鏢行中的老少英雄哪一個不佩服老人家。」屠士遠說道：「黃三哥，我父現在菊花村，我豈敢背著父親作下此事？」蕭銀龍說道：「此是小事，俠劍客的性命要緊，忠良爺的前程有關。」劉雲在旁也說此事可辦。屠士遠說：「不行！非回菊花村見了我的天倫不可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我主張此事，有我擔保一切。」屠士遠這才點頭。蕭銀龍將白俊招到花棚，說明此事。白俊說道：「我是奉母命，誰是保人？誰是媒人？」三太說道：「我的媒人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我的保人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是證人。三媒六證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我也不夠媒人的資格，我替我師父勝爺為媒人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我替我天倫作保人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替我父親為證人。」玉麒麟打著燈籠，六位來到上房前，白俊說道：「我稟明我母親，五位聽請。」白俊到屋中說道：「有一位穿灰的，是明清八義的後人，姓屠名士遠。黃三太替勝爺為媒，蕭銀龍替蕭三俠為保人，賈明替賈七爺為證人。」老太太一聽，甚為歡喜，遂說道：「叫他當面謝親。」白俊來到外面，高掀軟簾，口中說道：「家母有請眾位仁兄賢弟。」蕭銀龍整整了正頭巾，擲了擲塵垢，進了內廳房。見老太太是慈眉善眼，蕭銀龍暗中稱贊。跪倒身形，口稱：「老伯母，姪男蕭銀龍拜見。」老太太說道：「壯士請起，老身不敢當！少鏢頭請起落座。」黃三太又進了屋中跪倒身形行禮。老太太道了個萬福，說道：「鏢頭落座。」劉雲又進了屋中，口中說道：「伯母在上，劉雲拜見。」老太太說道：「壯士請起，老身不敢當。」賈明進屋說道：「方才見了老伯母啦，我這次不用行大禮啦。」老太太說道：「少鏢頭請坐吧。」最後屠士遠進了屋中，口稱：「老伯母在上，小姪男屠士遠拜見。」老太太哼了一聲，遂叫道：「白俊，你方才說得明白，老身不能以那大姑娘含混其辭。」蕭銀龍用腿一拱屠士遠，屠士遠這才口稱：「岳母大人在上，小婿屠士遠拜見。」老太太這才眉開眼笑道：「誰是保人？誰是媒人？誰是證人？」黃三太遂將擔承媒人保人證人的話，對老太太說了一遍。老太太說道：「有勞諸位賢姪了。對於此事，眾位賢姪千萬秘密，不可叫別人知曉。黃金印之事，有老身的義子姓羅名文字興龍，人稱鐵掌崑崙。住在六合縣羅家林，他是向不出世的，非提老身有命，叫他出世才肯出來。救忠良救俠客救自家的滿門，千萬可嚴守秘密。老身本當留眾位賢姪用飯，皆因為我們徒兒韓秀說山中必有奸細，派人在九龍山嚴查秘訪，大開閘門，要引鏢行之人深入重地，為的是一網打盡。」

故此老身不能留眾位賢姪入座吃飯。語畢，遂叫婆子媽媽將五位的兵刃暗器取來交還，又叫白俊：「你將這五位親朋送出九龍山，不許有誤。」

正在此時，內寨四外人聲鼎沸，齊喊：「拿呀拿呀！」老義僕白福慌慌張張，走進了上房，叫道：「老太太，大事不好！」

現有曹二老寨主，偕同韓殿奎帶領五百飛虎軍駒奔後寨前來拿人，言說方才進來了五個奸細，奔後寨來了，要到後寨搜查。」

金頭虎賈明聞聽，叫道：「老太太您把我藏在箱子裡面吧。」蕭銀龍等聞聽，不由得也是一怔。老太太說道：「眾位賢姪不要焦躁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賈明你要再胡說，我拿刀剝你。」老太太說道：「黃鏢頭不要著急，我的後寨向來有規矩，無論有什麼大事，我們山裡的人不准到後寨。他們這叫敲山震虎，別看他們鬧的熱鬧，誰也不敢進老身的後寨。」玉麒麟白俊說道：「待孩兒前去觀看。」白俊帶好了十二棵月牙鏢，取過短把荷葉鳳翅紫金鏢，奔到外面而來，見了曹二老寨主，口中叫道：「二叔。」曹世彪一看是二少寨主，遂說道：「呦，二少寨主在後寨啦，你可曾看見了後寨的奸細？現有四十八道卡子報告，今天進來五個奸細，直奔後寨而來。」白俊叫道：「二叔，小姪男沒有事就在後寨，沒看見有奸細到後寨來。若有奸細到後寨來，小姪男就將他們拿住啦！」曹世彪一看二少寨主皮挺袋內掖著十二棵月牙鏢，手中擎著荷葉短把鳳翅紫金鏢，曹世彪哈哈大笑，遂說道：「有賢姪在此，量也無妨！」帶領大隊駒奔他處去了。白俊回到上房屋中，見了老太太，言說曹世彪韓殿奎已去。老太太說道：「你帶領你五位親友，由秘路將他們送出山去，如有差錯，為娘可不饒你。」白俊說道：「孩兒遵命。五位仁兄賢弟，速速带好兵刃暗器，隨小弟出九龍山。」五位英雄拜辭了老太太，跟隨白俊出了後寨，老太太站在後寨門外，老眼瞇瞇觀看，六個人走得不見了影兒，老太太才回去。

六位向南走了些蜿蜒小路，峻嶺高峰，陡壁山崖。約有三四里地，金頭虎賈明叫道：「白二少寨主，你拿我當傻子呢？你是將我們弄到哪兒殺我們呢？我們進來的時候走的是北面，你這是往南面領我們。」白俊聞聽叫道：「賈五哥，你別假聰明啦，你們進鬧的時候，路過四十八道卡子，山環裡開口左右，水旱兩面到處有卡子，早就看見你們了，報告了中平大寨，十二道鋼鐵閘早已放下，賈五哥你還要打算出鋼鐵閘呢？」賈明說道：「往南去還有多遠能出這座九龍山呢？」白俊說道：「再走出去四五里地，就是一座峻嶺高峰。這座山有五七百丈高，山下有石門，可以出入。」弟兄們說著話，向前行走，忽見前面有道白線，白俊直奔白線追去，追出去有一里多地，蹤影不見。

白俊返身回來，心中頗覺納悶。賈明說道：「白二少寨主你眼迷離，必是山神土地前來保駕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賈五哥你別挨

罵啦。」一句話尚未說完，眼前那道白影又一晃，白俊來追時，此白影又奔內寨走下去了。追出去不到一里地，白影又蹤跡不見。白俊返身回來，對黃三太等學說追趕不及，這道白影究竟不知是何物？太快啦。賈明說道：「這一定是鬧仙，再看見也別追啦。」果然前面白影又是一晃，再看時蹤跡又不見了，白俊也就不追啦。仍然領著五位小弟兄向前行走。白俊用手向西南點指，口中說道：「五位仁兄賢弟，順著我的手來看，那白水滔滔，上下翻飛的十座海眼，就是十海島。此水直通海眼，五個泉往上翻，五個泉向下翻，忠良大人的寶印，被林士佩擲在十海島之內，不知是哪一個海眼裡？」黃三太等一看十海島，冷森森上下翻花，冒出來的水約有十數丈高，方圓有二十餘丈，不覺毛骨悚然。白俊又說道：「再向前走就是下山梯，高有四十餘丈，下了此梯再向南走就是水路，你們五位就在山嶺上換了水衣水靠吧。」小弟兄五位看了十海島，只驚得目瞪口呆，站在那裡猶如木雕泥塑一般。賈明都忘了耍笑了，聞聽白二少寨主叫：「換水靠。」這才明白身在九龍山十海島呢，各人脫下衣服，換上水衣水靠。白二少寨主領道，下了下山梯，這才說道：「五位仁兄賢弟，就按小弟所指之路前往石門洞去吧。到在石門那裡，用傢伙把石門向上一撥，將石門墊起來二尺上下，用石頭墊住，人就可以鑽出去了。小弟有公事在身，恐我家老寨主呼喚，小弟不遠送了。」

小弟兄按著所指的道路，向南行去。走出一里之遙向東拐，只見南北有草地，一望無際。當中是壕溝，有七八尺深的水。小弟兄們下了水，覺水奔東面而去，金頭虎賈明背著黃三太。覺至距石門相隔半里來地，金頭虎賈明忽大聲喊道：「九龍山這群賊小子，賈爺爺又出了九龍山啦！想來就來，想走就走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賈賢弟你別胡喊，咱們現在還沒出九龍山呢！你等出了九龍山再胡鬧。」傻小子說道：「前面就是石門洞，我拿杵撥開石門，咱們就出去啦！打這兒咱們想來就來，想走就走。知道他們九龍山的秘路，就好辦啦。」小子大喇叭嗓子，向前走著，口中喊著。來到石門相近，忽然聽得呼嘯之聲，由蘆葦中撞出二十條戰船。船桅上有白紗燈紅字，蓮花湖韓。這五位之中屠士遠與劉雲未曾見過韓秀，不知道韓秀的勢派。銀龍、賈明、黃三太早已知曉韓秀詭計多端。蕭銀龍叫道：「黃三哥，現有韓秀在前阻路，為之奈何？」黃三太雙眉倒豎，虎目圓睜。遂說道：「是福不是禍，是禍脫不過。在九龍山內不啻飛鳥入籠，想要出去，勢比登天還難，咱們是只有前進之路，沒有後退之能！迎著他的戰船而去，咱們與他一死相拼！」

蕭銀龍說道：「大哥言之有理。賈五哥將黃三哥可擲下，咱們跟他打的時候，不能在水中，他有戰船。」弟兄五位，直奔韓秀的戰船晃去。韓秀此刻將戰船橫在石門前，兩隻並在一起。

共有二十隻戰船，其餘十八隻雁排翅排好，南邊九隻，北邊九隻。韓秀在北面懷抱令字旗壓住陣角，後頭有八大錘韓忠、韓孝、韓勇、韓猛，俱都懷抱雙錘站立，再向後水旱八寨的寨主，南面船上都是能徵慣戰之士。嘍兵手中擎著青銅刺，五股魚叉，長箭手，弩弓手等。您道小弟兄五位，為何早不見船上的燈光呢？韓秀來時，是偃旗鼓，將船藏在石洞之中。燈籠藏在船艙之內，上面蓋好船板，連一點亮兒都透不出來，故此五位並不曾見著燈火之光。

閒言不表，弟兄五人覺到離船切近，一人左胳膊一撈船乾，翻身縱上戰船。韓秀一看，心中暗想：勝英的老少朋友我認得不少，為何此人我不認識呢？韓忠問道：「來者何人，通名上來？」屠士遠答道：「我乃是談笑書生屠士遠。」韓秀見屠士遠英氣勃勃，掌中擎著明晃晃單刀。韓忠此時已到戰船之上，與屠士遠動手，無奈使刀的縱有本事，不敢硬碰雙錘。韓忠的錘紮上單刀，屠士遠立刻虎口發酸，擲了單刀，翻身落水。屠士遠下了水，紮猛子又摸著單刀。劉雲破風踏浪，上了戰船，叫道：「韓忠休要逞能，現有千里追風小俠劉雲在此。」說罷此話，亮十三節鞭，裹腦纏頭，破風八打，鞭法精奇。十三節鞭忽然纏錘把之上，韓忠用力向懷中一帶，劉雲挽手套不及，將手背上的皮俱都帶破，劉雲敗回縱下水去。金頭虎喊道：「真快，這麼會兒敗了兩個，黃三哥該看你的啦。」銀龍說道：「黃三哥不宜水戰，賈五哥你有金鍾罩，還是你先上吧。」賈明說道：「行啊。」將黃三哥放在那兒，蕭銀龍說道：「叫黃三哥揪住葦子。」傻英雄放下黃三太，急奔戰船而來，遂說道：「韓忠誰也不許暗算誰，我往船上爬，咱們是來明去白。」韓忠並不理他，傻英雄爬上來復又說道：「你認識我嗎？恨地無環鐵霸王。頭一次蓮花湖叫過好，二次互相打過。」說著話跳起來就是一杵直奔韓忠的頭上打去。哪知道韓忠看招呢，雙錘十字架搭著呢。雙錘向上一揚，將杵崩起來有五六尺高，杵落在船上。傻英雄拾起杵來，再與韓忠交手。三十六杵打完啦，傻英雄口中喊道：「著法寶。」韓忠一看一字杵過來啦，閃開了身形。傻英雄急奔西船乾而來，韓忠在後就追，追到西乾，賈明向下一跳之時，韓忠的雙錘奔賈明背後杵去，正杵在賈明後背之上。傻小子說道：「勞駕。」吡咚一聲，落在水中。蕭銀龍亮雙筆，要上戰船。黃三太說道：「蕭賢弟你先別上船，你有內應之人，你要逃得出去，好請人盜印要緊。」語畢，黃三太覺到戰船西乾，胳膊肘一按西船乾，縱身上了戰船。一抖分水裙，水珠不沾，口中說道：「韓忠休要逞能，今有浙江紹興府黃三太來也。」韓秀觀看黃三太真是英雄態度，舉止不俗，說道：「韓忠可不許傷他，拿活的。」韓秀原有愛將之癖。因見黃三太儀表不俗，恨不得黃三太歸降自己為寨主，才對心思啦。

黃三太與韓忠交手，功夫不見甚大，黃三太熱汗直流。蕭銀龍看得真而又真，叫道：「黃三哥不宜久戰，快下來待小弟上戰船替兄長會戰韓忠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劣兄寧死在船上，不死水中。蕭賢弟保重些，不要掛念劣兄。」黃三太說這幾句話，是話中有話，方才在草塘邊兒上，黃三太低聲對蕭銀龍說過：「賢弟你有內應之人，留著你萬一要逃出九龍山，請人盜印事大。」此時蕭銀龍要上船，黃三太所說這幾句話，是叫銀龍想脫身之計，外邊的好知道消息，要不然同歸於盡。只見船上黃三太單刀上下翻飛，閃砍劈剝，只累得氣喘吁吁，上氣兒不接下氣。韓忠的雙錘使得旋轉如風，單刀遞不進去，只有閃展騰挪之功，並無還手之力。

眼看著黃三太就要累倒船上，忽然聽得石洞中水浪一響，白花冒起多高，現出來三位老者。一位頭戴鑲鐵蓮子箍，銀鬚打著縷兒，背後明晃晃的兩口兵刀。一位紅臉膛，黃鬚鬚，背後背著兵刀，頭上挽著道冠。一位是俗家打扮，銀鬚亂擺。頭帶月牙蓮子箍的口中喊道：「黃三太不要著急，有吾在此。」說著，破風踏浪出了石洞。韓秀一看，就是一怔，借著燈光觀看這位白鬚者，年過古稀，精神百倍，聽聲音異常洪亮。韓秀作夢也想不到石洞中忽然出來人啦！韓秀問道：「來者何人？速速通上名來。」這位白鬚老者口中答道：「船上不是蓮花湖四十寨總轄萬丈翻波韓秀韓寨主嗎？」韓秀答道：「然也，老叟何名？來此何干？」老者答道：「韓寨主勿躁！聽餘細言，白玉祥老寨主，與我乃是金蘭之好。韓寨主你是白玉祥的門生，量必知吾名？吾姓王名靈是也。韓寨主你是正人君子，讀書明禮少年英俊之士。林士佩知恩不報，無故加害君子，累累不休。」

勝英六次感化於他，他不知進退。這次盜出欽差大人的寶印，將寶印帶至九龍山，白老寨主吾之盟弟，一時之誤聽信小人之言，將印掛在隱逸樓，請人盜印，吾之盟弟乃是正人君子，焉能口是心非？懸掛假印，我勝三弟費盡三毛七孔之力，盜了一顆假印。大概必是小人所為？反覆無常之輩。印雖是假的，人家已經盜出去啦。君子說話不能說了不算，我前來為的是給他們兩造了事，並不是交鋒打仗。金磚雖厚，玉瓦亦不薄，吾不能偏向這頭，也不能叫那頭吃虧，但求給他們兩造和平了結，保全了這座九龍山，老夫之願已足。韓寨主你辛辛苦苦，通報白老寨主，就說我要見他一面，能夠了結更好，不能夠了結吾也不能勉強。你先放了鏢行這五位，但願不動干戈。」萬丈翻波浪韓秀聞聽，心中暗想：不錯，我的恩師常常提念，有一位王老伯，多年不見，屈指算來今年有八十多歲。今日出了頭，我必要前去稟報我的老師。倘若不見，又多一層周折。韓秀又一反想：那王靈王老伯父，並未聽說是和尚，年歲相符，說的也對，他乃是出家之人，那老勝英手下能人甚多，也許是此人冒充名姓，前來詐破石門。韓秀正在心中思想，韓忠一聲怪叫：「不認得什麼王靈李靈，要想見老寨主，必要勝得了吾手中雙錘！」原來，南俠老王靈方一報名的時候，蕭銀龍大聲喊道：「黃三哥不要戀戰，老前輩到了。」黃三太的單刀賣了一個破綻，縱出圈子外，吡咚一聲跳入水中。早有賈明、劉雲二人前來接應，將黃三太背到草塘邊上，黃三太的水性不過能晃五六丈，打仗累得渾身是汗，跳下戰船再想晃水也晃不了啦。韓忠聞聽有人在東面喊嚷，並不追趕黃三太，任著三太自己跳下戰船，回身觀看喊嚷之人，聽到王靈要韓秀稟報老寨主白玉祥。

他本是混濁猛愣，自知有己，不知有人。那大年紀一位老者，他哪看到眼裡？還以為他這雙錘打遍天下呢。王靈聞聽韓忠之言，心中早已明白，韓秀、林士佩乃是兔死狐悲，焉能順情順理通報老寨主呢？無論如何，今夜免不了戰爭。接著韓忠說的這個階梯，南俠老王靈帶笑說道：「總轄寨主，咱們這麼辦，今天了事也行，明天了事也行。我與這位大漢接招，如果我要勝得了這位

大漢的雙錘，也不用稟報老寨主，是假真不了，是真假不了。今天總轄寨主先將鏢行這五位放了，我將這五位先帶著走。如果我勝不了大漢的雙錘，咱們是君子一言，快馬一鞭。石洞中那不是還有兩位嗎？我們是共合八位，總轄寨主隨便拿。拿住之後，咱們還別論交情，連白玉祥都不用見，任憑總轄寨主你發落。」韓秀聞聽，心中暗想，老不講筋骨為能，你都老掉了牙啦，還能勝得了我兄長的雙錘？將他戰敗，一塊兒拿，叫他心服口服。您道韓秀永遠不會上當？這回貪便宜，可就上了當啦。他哪裡知道南俠老王靈這對跨虎籃的厲害呢？

韓秀思想至此，遂帶笑說道：「老人家若能勝得了雙錘，鏢行這五位聽老人家帶走。老人家若勝不了雙錘，莫怪在下無禮。」

南俠老王靈說道：「不勞諄囑，那是一定。」韓秀叫道：「兄長，請與老人家比賽輸贏吧。」韓忠答應一聲：「曉得了。」

南俠老王靈破風踏浪直奔戰船而來，雙手一按東船乾縱上了船頭。韓忠舉起雙錘照定老王靈頭頂便砸，老王靈嗆啞一聲亮出跨虎籃，韓忠的雙錘並著奔老王靈頭上砸去。雙錘頭並在一處，兩錘桿相離半尺多寬，老俠客一閃身形，雙籃的翅子架住雙錘，一聲喊：「開。」只見雙錘隨著兩隻跨虎籃向左右而分，摘開籃翅，雙籃對齊奔韓忠頭上套去。跨虎籃形如護手雙鉤，頭上兩面都有翅子。前文書表過，雙翅一對猶如月牙一般，套在韓忠的脖子上，老俠客若是向回裡一帶，韓忠的腦袋就掉下來啦！說時遲那時快，老俠客將雙籃向上一提，口中說道：「看頭！」只見斗大一物落在塵埃。南俠老王靈雙籃背於背後，抱拳向韓秀說道：「韓寨主多有得罪！」韓忠向後退了幾步，沒羞沒臊舉著雙錘還要再戰。韓秀說道：「大寨主兄長，還不下來？」列位，韓忠是個渾人，韓秀是明白人，早看出老俠客跨虎籃暗中留情啦。要不然韓忠的頭早落在船上了！韓忠無羞恥之心，還要再戰，幸被韓秀喝退。韓忠敗下船去，韓孝抱著雙錘上船。四猛哥兒四位，就是韓孝通點人情。身材有六尺多高，面如銀盆，不亞當年鍾震四平山裴元慶。韓孝上了戰船，口中說道：「老當家的，在下韓孝願陪著老當家的走上幾招。」南俠老王靈帶笑說道：「願陪高明走上幾招。」語畢，雙錘並著舉起，奔老俠客的頂門便砸，老俠客閃身躲開雙錘。韓孝進步雙錘貫耳，直取南俠。南俠縮項再躲雙錘。南俠老王靈一連讓了三招，遂撤背後的跨虎籃，這才還招。雙錘上崩下砸，外擦裡滑，跨虎籃摘解撕掙，變化無窮。二人戰到二十餘合，南俠老王靈故意賣了一個破綻。韓孝雙錘直點南俠的胸前，南俠雙籃並著向韓孝右首一進，左手的跨虎籃向外掛韓孝的雙錘，右手的跨虎籃奔韓孝的面門。韓孝自知輸招，雙目緊閉，老俠客跨虎籃在韓孝面門上一晃，韓孝只覺面前一陣涼風。老俠撤回雙籃，口中說道：「韓寨主看船上那是何物？」韓孝低頭一看，原來是自己迎門上那朵銀蓮花。凡蓮花湖的人，都帶著蓮花，韓孝帶笑說道：「在下不是老當家的敵手，多蒙相讓。」

南俠老王靈說道：「寨主過獎！」韓孝面紅過耳，奔韓秀船上了。韓勇見哥哥敗回陣來，一聲喊嚷：「老兒不要逞強！待我韓勇取你的性命！」邁開大步直奔戰船而來，懷抱八楞青銅錘。此時就聽石洞外一聲喊叫：「老哥哥別都讓你戰敗了，讓給我倆。」王靈一看是東路鏢頭石俊山，手擎毒龍懷杖破風踏浪而來。王靈遂跳入水中。

石爺上了船，要大戰韓勇韓猛。您道石俊山是怎麼個來由呢？皆因為石爺自從火焚雙龍山，收義女，保親事，安置了義女之後，聞聽勝三爺言說，火德真君孔華陽現在杭州萬華山寶靈如意觀出了家啦。萬華山在雙鬆嶺碧霞山的西北，石爺遂動了思友之念。由雙龍山完事之後，石爺遂僱了一隻船，徑奔萬華山而來。石爺本是無憂無慮，閒散之人，在道路之上無非是遊山玩景。這日石俊山來到萬華山切近，先將船錢給了，另外又多給幾兩銀子的酒錢。石爺上了萬華山一看，真乃世外桃源。

山中有四時不謝之花，八節長青之草，樹上百鳥飛鳴，水中游魚無數，走過了紫竹林來到翠竹林，見迎面觀門上有塊石匾，泥金字寫的是「寶靈如意觀」，石爺又見門前有一個小道童站立閒眺。石爺上前抱拳問道廣少當家的，請你到裡面回報老當家的，就提故人石俊山來拜。」小道童進了角門去了，石爺往裡面一看，道爺已迎將出來。離別多年，今日相見之下，悲喜交集，跪倒身形，口中叫道：「老哥哥，久違了。」火德真君孔華陽趕緊伸手相攙，叫道：「石賢弟，自己的弟兄，都年邁花甲了，何必這樣多禮？」石爺行完了禮，站起身形。孔華陽說道：「我給你介紹一位朋友。」孔華陽用手向自己身後一指說：「石賢弟認識這位嗎？」石爺一看，遂說道：「這位當家的是哪廟出家？在下眼拙，不敢冒認。」孔華陽一笑說道：「這就是南俠老大哥，多年的老朋友。你怎麼都不認識了？」

石俊山說道：「大哥您怎麼出了家啦？」王靈說道：「自從連雲山將我的義女交與了他的兄弟劉雲，姊弟二人認祖歸宗。為放秦尤，劣兄跳了深澗，由山澗覺出來之後，我早已看破了人生，有心出家為僧。今年我八十多歲啦，捨不得父母之毛發，未忍削去，故此頭髮尚在。」石爺聞聽，不盡歎息。弟兄三位進了鶴軒，小童獻上一碗滾水，孔華陽說道：「賢弟多擔待，劣兄渴了即飲清泉，餓了吃些粗飯，清苦之甚。」石爺說道：「兄長可稱世外高人，小弟不如也。」弟兄三位談了會兒離別之情，都不由唏噓而歎。石俊山叫道：「二位兄長，你們倆都出了家啦，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父母兄弟妻子無所掛懷，真是優遊自在！但是兄長們若不出家，也無父母兄弟妻子之念了。現在這一干老朋友，難道二位兄長就不想念嗎？」南俠老王靈說道：「人非草木，孰能無情？每念及故友，五內如焚，恨不得一敘離懷。」石俊山說道：「現在勝三爺已然二次出世，外面之事辦完，必然回鏢局子。二位兄長可否一遊？」孔華陽說道：「現在大哥正要遊方，咱們老哥兒三個，就此直奔江蘇十三省總鏢局，到那裡這一干老少賓朋必然得見。」石爺一聽，喜不可言，在寶靈如意觀休息一夜，次日老弟兄三位遂離了寶靈如意觀，往江蘇而來。這日路過杭州府，又將勝爺等在杭州府所遇之事聞了個滿耳，石爺等這才放心，准知道勝爺大眾必奔鏢局子。

老弟兄三位，自杭州府再奔江蘇十三省總鏢局，這一日來到鏢局子門外，石爺先進了大門，對老鏢子手說道：「現有南俠老王靈前來拜望，求你給通報一聲。」老鏢子手不認識這老哥兒三位，不便直言相告勝爺等探九龍山之事。老鏢子手先到裡面，回稟了眾位鏢師，眾位英雄一聽，這三位的名譽沒有三俠名譽大，身份哪一位也不在三俠之下，眾位英雄遂全都到外面相迎。來到客廳不見勝爺這一干老少英雄，石爺忙問道：「勝爺他們都向哪裡去了？」眾位英雄聞聽，遂將欽差王大人失印，院衙差官被殺，狀告三俠，黃金印如何落在九龍山白玉祥之手，鏢行之人前往探九龍山，去了四十八位，先奔菊花村王宅的話說了一遍。石俊山聞聽，遂說道：「老哥哥，事不宜遲，咱們就此趕奔菊花村。果有此事，咱們算來功啦，也可為勝三哥指臂之助。」南俠老王靈與火德真君孔華陽二人聞聽此言，甚為樂意。兄弟三人在鏢局子草草用了點茶食，問明菊花村的道路，起身直奔菊花村而來。此時天已平西的光景，三位老英雄施展夜行術的功夫，掌燈之後來到菊花村王宅，好大一座村莊，住戶真有五百餘戶，房屋齊整。三位老英雄一打聽王九齡的宅院，真是無人不知，有人指點明白，老哥兒三位到了王宅門首。敲打門環，王宅的家人將大門開開一看，是三位老者，遂問道：「三位老者來找何人？」石爺說道：「勞你的駕，求你到裡面回稟一聲，就說現有南俠老王靈、火德真君孔華陽、東路鏢頭石俊山前來拜訪。」老家人說道：「三位先候等片時。」

老家人回到東跨院上房屋中報告勝爺大眾。眾人聞聽，不亞如獲得異寶那樣歡喜。勝三爺叫道：「三太何在？快迎請你王老伯父！」然而呼之不應，叫之不答。勝三爺又叫道：「賈明何在？」叫之也不應。再叫銀龍劉雲，仍不見人。又叫香五茂隆，俱都齊聲答應。勝三爺在當中，龔啞仙師在右，弼昆長老在右，僧道俗三人迎接僧道俗三人，接見三位老英雄，隨即向裡面相讓。來到東跨院上屋中，敘禮落座。南俠老王靈坐於首位，勝三爺問道：「二位老哥哥與賢弟何以至此？」南俠將石爺去訪孔華陽，與弟兄三人渴想之誠，說了一遍，比及到了鏢局子，才知道賢弟等在此處探九龍山。但不知探九龍山之事如何？」

勝三爺說道：「九龍山內吾已去過了，白玉祥請吾盜黃金印，竟以假印懸掛隱逸樓，如今空費了若干氣力，印算白盜啦。吾弟兄正在為難之際，恰二位兄長與賢弟到此。」南俠老王靈說道：「白玉祥乃正人君子，決不能作此閻味之事，再說他是守法之人，大明朝的武魁，焉能作此滅門九族之事呢！」勝爺又將如何被消息埋伏拿獲，被救後用甩頭打倒林士佩、刀斷雙足，白玉祥怎樣當面許可盜印之事，從頭到尾細說了一遍。南俠口念：「阿彌陀佛，貧僧與勝施主是結義弟兄，與白玉祥也是金蘭之好，咱倆有多大交情，他與貧僧也有多大的交情。我要他的腦袋，他也不敢駁回。這群蠱惑白玉祥之人，哪位也沒有我與白玉祥的交情大，黃金印之事，勝施主不要為難。就憑貧僧一人，不用張弓支箭，將黃金印取回，言歸於好，必能兩造無傷，貧僧准能辦得到！」勝三爺聞

聽，歡喜非常，叫道：「老哥哥果能如此，真乃欽差大人的洪福！不該勝英栽筋斗！這條老命還有生回古城村之望。」諸位老者談話之際，勝三爺再叫三太，仍然不應。遂一查點人數，少了三太、賈明、土遠、銀龍、劉雲，勝爺急忙打發人到江邊上尋問，才知道這五位小英雄已乘船進了九龍山啦！勝三爺聞聽就是一怔，遂說道：「這五個人不找我知字，竟敢偷進九龍山？憑他們五個人的能為，到了九龍山中，不亞如插標賣首，此去有死無生。人家九龍山將十二道鋼鐵閘大開，明明是引人深入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南俠老王靈說道：「勝施主不要著急！貧僧就此前去要出黃金印，並救這五個人回來，不算什麼難事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老哥哥，事不宜遲，救人要緊，咱們就此起身奔九龍山探看這五個人如何？以免去晚了耽誤大事。」大眾俱點頭稱是，收拾各人的兵刃零碎。一更將過之時，眾人便出離了菊花村。

來到江沿，早有船隻預備。眾人上了船，直奔九龍山十二道鋼鐵閘而來。來到十二道鋼鐵閘切近，早見閘板緊閉，把寨的嘍卒喊道：「什麼人？別往前近，再往前進，滾木可就要打下去了！」南俠老王靈叫道：「勝三弟，你們的船且在此停住，待我一人進閘。」南俠老王靈的船往前開去，閘上的嘍卒喊道：「不叫你往前進，為何還一個勁的向前進？」南俠老王靈說道：「勞眾位的駕，往裡面回稟一聲，就說有故人南俠老王靈來訪，白老寨主與吾是盟兄弟。」嘍卒說道：「老寨主前三天要掛免見牌沒掛，老寨主有話，親手足也不能見。」老王靈聞聽，乾凸肚子沒有辦法，這才把船轉回頭來。諸葛道爺問道：「老俠客怎麼回來了？」南俠說道：「嘍卒們不給回稟。」諸葛道爺說道：「若是如此，老俠客不能進山了。」王靈說道：「他們不給回報，我也有進山的法子。貧僧曾與白玉祥創造此山二十來年，我知進山的秘路。你們大家在北邊葦塘中停船等候，我與石賢弟、孔賢弟三人由秘路進山，見白玉祥不費吹灰之力。」

道爺問道：「此秘路在哪一方？」王靈說道：「貧僧怎肯泄於外人？」諸葛道爺說道：「您告訴我，決不傳六耳！我知道也不告訴別人。萬一您進去要有什麼差錯，我們好想法子進去接應。在菊花村宅，您說要白玉祥的腦袋都行，到了這個時候，連進山都不行啦。」王靈說道：「往南去，路過清水灘再向西去，有三個山尖相連，高插雲霄。此山底下有石門，漲水之時此石門看不見，現在落水之時可露著半節。此石門有五尺高，有三尺來寬，門上有洞，由底下將石門撥起來便可進去。這條道無人把守，非本山親近之人不知有此道。路若不說破，神人也難窺破。道爺口念無量佛，遂打稽首：「貧道曉得了。」王靈與石俊山、孔華陽三人乘小船徑奔南邊而去。正走之際，王靈站在船頭急叫道：「水手住船。」只見王靈一隻腳站在船頭，一隻腳往波浪中一踹，此船立刻停住。水手納悶，為何南俠的腳往水中一踹支住了船呢？王靈說道：「這片就是清水灘，這是廣片石頭。精巧的石匠所做。將青石作出水紋波浪，猶如真水一般，慢說是夜間，就是白天多有看不出真假的。船要是撞上，輕者受傷，重者損壞。」石俊山與孔華陽此時方明白這是一片青石，半由天然，半由人力。弟兄三位下了船，告訴水手在此等候。我們不定什麼時候回來，你們就在船中睡覺，眾水手答應一聲，慢慢將錨放在石灘上。

王靈在前頭引路，過了清水灘往西去走出二里之遙，就見三個山尖相連，走到切近，石門果然在水中半節，露著半節。

石爺等早把水衣水靠船上換好了，下水奔石門走來。石爺用毒龍懷杖一觸摸石門的門檻，原來底下是槽，石門在裡頭臥著呢。毒龍懷杖剛能伸得下去，石爺本是千斤的膂力，撥起石門，王靈搬過一塊石頭，墊住石門，哥兒三位由底下鑽進去。王靈叫石爺再撥石門，王靈將石門底下的石頭仍然取出來，將石門閉好。王靈恐怕再有別人進來，哪知這一下放下石門，幾乎老少八位死在石洞之中。三位老英雄進了石門，王靈說道：「我先進去探探道路，你們哥倆在此等候。」石爺點頭。王靈的水性過人，一個猛子就是一二里地，工夫不大，到了上山梯，上了上山梯，正往前走，見迎面來了六個人，口中念念叨叨。王靈心中暗想：他們來了五個人，為何這是六個人呢？王靈忽然明白，黃三太等進的是閘口，就是告訴他們這條秘路，他們自己也走不下來，這一定是九龍山內有了奸細啦，領著這五個人出石門。王靈思想至此，暗叫：白賢弟你枉自聰明了，你的山中有了奸細，累死你你也贏不了勝英啦！此時白俊在前面引路，王靈先隱在樹後，離著相近一見銀髯便向山內而跑。白俊追了一回，忽然不見了。如此三次，王靈繞至下山梯，仍然紮猛子回石洞而來。石爺見南俠回來，低聲叫道：「老哥哥，不好了，你走後忽然間來了六隻快船，偃旗息鼓，輕快無比。這六隻船方紮在南面，緊跟著又來六隻紮在北邊，最後又來了八隻，南北各扎住四隻，共合是二十隻戰船。現在兩邊扎住，如何是好？」

老弟兄三位正談話之際，就聽傻小子賈明嚷。戰船上呼哨連天，立時亮出燈籠，白紗燈係於船桅之上，兩條戰船橫在迎面，南北各九隻雁排翅排開。就見屠士遠先上戰船迎敵，劉雲第二上船，賈明第三上船。這三人俱都落敗，黃三太上船迎敵，就聽蕭銀龍要替黃三太。三太口中說道：「我能死在戰船之上，不死於水中。」老王靈低聲說道：「黃三太真有勝英之志，惜無勝英之能，有什麼師父就有什麼徒弟。咱們再不露面，三太要有性命之憂。」於是三位老俠客各自報了姓名，老英雄遂叫道：「三太不要驚慌！有南俠王靈來了！」老英雄出了石洞，先奔韓秀的船頭而來，與韓秀答話。正在講話之際，黃三太已下了戰船。韓忠自恃其勇，這才被老俠客掙掉了頭上壯帽。韓孝上船，又被老俠客的跨虎籃索去迎門上的蓮花，韓孝敗下船去。

韓勇又上戰船時，石爺喊嚷：「老哥哥給我留一個，別都包了！」

王靈這才奔西船乾越下船去保護五位小弟兄。石爺由水中一個猛子直到船邊，用手一扶東船乾，飄身形縱上戰船。韓勇說道：「你這一個糟老頭子，拐棍還能打仗嗎？一錘將你砸成柿餅子！」

石爺說道：「拐棍是活的，專打愣小子。」韓勇雙錘並舉，照定石爺頭頂便砸。石爺用了個鐵門門的架勢，就聽噹啷一聲響，將韓勇的雙錘顛起多高來。韓勇向後退了三四步，二人各換招數。毒龍懷杖上下翻飛，雙錘崩砸滑碰。戰了五七個回合，石爺心中暗想：「王靈戰韓忠用的是猛雞奪粟，只一個照面被南俠索去頭上壯帽；我若與此蠢兒戰的工夫大了，豈不栽筋斗？」

石爺思想至此，故意賣了個破綻。毒龍懷杖向韓勇胸前便利，韓勇雙錘向外一磕，說了一聲開，石爺故意一慢，叫他的雙錘稍微碰上一點兒，容韓勇的錘向裡首裹去，石爺急將毒龍拐撤回，又奔韓勇大腿根上刺去。韓勇一退兩退，幾乎栽倒。石爺將毒龍拐向韓勇頭上一橫，說道：「韓勇小兒逃命去吧！」韓勇順著跳板敗回韓秀的船上去了。韓勇見韓勇敗回，只氣得哇呀哇呀的怪叫。口中喊道：「老兒不要逞能，吃我二百錘！」

順著跳板走至戰船，與石爺交戰。雙錘上下翻飛，石爺前把一低，後把一揚，毒龍拐的月牙尖子向韓勇的肚臍便紮。韓勇用雙錘往外一磕，石爺撤回了拐，將身形縱起，舉拐向韓勇頭頂便砸。韓勇雙錘十字架式向上迎懷杖，哪知道石爺是真假虛實的招術，這一棍是虛的。韓勇舉起雙錘的時候，石爺撤棍，腿往後退，用臥魚式將身形往後一仰，後背離船板有二尺來高，一崩勁裹手一拐，照韓勇的臀部打去，韓勇鬧了一個羔羊吃乳，跪在船板之上。石爺用毒龍懷杖一指說道：「小兒韓勇逃命去吧。」韓勇哇呀呀一聲怪叫，順跳板敗回韓秀的船上去了。石爺叫道：「韓寨主，我們倆戰敗了八大錘，韓寨主可放我們出石門嗎？」韓秀說道：「年青人不能說謊言，請明公老少就此出石門去吧。」石爺叫道：「老哥哥你領著他們五個人過來吧。」